

《生命倫理線》 26.05.2025

劉善雅博士 中文大學生命倫理學中心聯席總監

從《黑鏡》看醫療道德 人類掌握科技 抑或被科技禁錮？

人類大腦是科學家極為着迷的研究領域。與身體其他器官及組織不同，大腦結構非常複雜，具有不規則形狀，以及不同層面的無數連接，這使得研究和觀察十分困難。

傳統病理研究只能從屍體解剖(Post-mortem)着手，現代的腦功能檢查亦只是以間接方式如腦電圖、功能性磁力共振造影等觀察大腦活動；新近發展或者有突破的可能。

近期聽了一些演講，分別有關大腦的空間映射與導航系統(Spatial mapping system)，以及記憶痕跡(Engrams)，看來科學家正逐漸掌握線索，窺見腦細胞處理空間認知的角色，大腦怎樣形成、儲存和搜尋記憶。現代醫學還沒有方法根治腦病變、退化、功能受損等疾病，病人喪失記憶能力亦就失去自主生活能力，如果能掌握記憶形成及腦細胞功能與分工的奧秘，就可能為病人帶來希望。

再進一步，如果他朝人類記憶可以數位化存取，配合科技「腦人介面」(Brain-human interface)及人工智能，記憶/意識是否可以上傳？這是否等同某種意義的「數位永生」？這些研究方向與一般醫學應用不同，有人稱之為「超人類主義」(Transhumanism)，背後的倫理問題極具挑戰性。

付費噩夢

近日看了非常熱門的劇集《黑鏡》第7季，探討的主題是「科技如何蠶食生活」。在其中一個故事，一位丈夫面對因腦病而垂危的太太，決定為她植入高科技合成腦組織，取代切除的腦部腫瘤，但要大腦重新運作(如記憶及認知能力)，必須依賴雲端運算及串流。他喜見妻子「重獲新生」，同時發現使用這操作系統，大致就如訂閱消費性串流平台服務一樣，要支付日益龐大的費用「升級系統」，才能維持正常生活；例如解除地理使用限制(即身處任何地區都可讓大腦如常串流)、移除植入式廣告等，全要額外付費。

這公司不單提供不同級數的客製化服務，甚至可隨意調校妻子的情緒。其後他們更發現，妻子的大腦被開發系統的公司擅用於支撐整個系統的運算，以致她每日「休眠」的時間愈來愈長，自由活動時間愈來愈短，要讓休眠時間縮短，又要支付費用；丈夫為了支付妻子龐大的服務開支，不惜在網上直播自我羞辱以賺取外快。故事的結局是妻子選擇請求丈夫結束她的生命，終結這受盡屈辱、沒有

生活質素且無止境的付費噩夢；他們的疲憊與絕望，比面對死亡的恐懼及分離的哀痛更難承受。

數位永生

這個看似科幻的故事，其實頗貼近現實；故事主角明顯是被科技禁錮。通常我們以為對科技有一定了解，能夠應用便是掌握科技，但是我們的選擇不能只着眼於科技當前帶來的實際「好處」，還應批判性地檢視寬闊的價值取捨問題。

這個故事可以帶出以下的哲學及倫理問題：

- 一、記憶和感覺是個人的，任何操作理應只可在得到本人同意才可進行。但如果把記憶上載到另一個身體上，這還算是原本的那個人嗎？再者，倘若把記憶和認知能力上載到電腦便可運作，人的軀殼還有必要存在嗎？
- 二、把記憶實現數位化真的等同「數位永生」？每個人的記憶、性格及行為都是獨特的，「我」並不只是「我的記憶資料」。
- 三、人的身體功能很有限。除了依靠藥物治療疾病，科技會否也能成為與治療疾病無關的增強(Enhancement) 與替代(Replacement)方案？故事中的技術，正正能夠提升大腦基本操作以外的增強功能，這可以視為附加價值嗎？
- 四、我們使用嶄新的「腦人介面」和開發腦功能的科技，是一個醫療選擇，還是一項商業消費？

理智決定

故事另一個詭異的地方，是劇中各人對所有科技照單全收。大家從不質疑自己大腦的活動被干擾及控制，主角的控訴亦只集中於愈來愈難負擔的消費。這也近似我們的日常生活：日常依賴智能電話、網上資訊等，大數據每日分析用家的使用習慣和喜好，再增強相關資訊，卻沒有太多討論私隱被侵犯的問題。

故事最後以悲劇終結，丈夫要親手殺死太太，再一次失去她。如果從頭再來一次，更清楚明白整個手術帶來的後果，他會否作出更理智的決定？作為觀眾，我們可以完全理智，但人在面對至親或最愛的人患病與死亡，希望奇蹟出現是人之常情。面對新藥或新技術，醫療團隊有重要角色，要以醫德向病人及家屬分析利與弊，讓他們冷靜地作出決定。在艱難一刻，他們可依賴的，是醫護團隊之正直。

（本文屬作者個人意見，不代表中文大學生命倫理學中心立場。）